

夜读偶记

关于故乡的悖论

读王选《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

| 王晓彤 文 |

85后新锐青年作家王选新作《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以端午、夏至、中秋、冬至、立春、清明等岁时节气为经，以对故乡的深沉热爱为纬，编织出了一首回望故乡麦村的游子之歌。

作为一个曾经的西北乡村放牛娃，王选和千千万万的离乡者一样，随着城市化的浪潮而远离故乡。但是，离故乡越远，王选越能感受到这片土地带给他的深刻印记，他说，“不管走到哪里，我骨子里依然是个农民。”麦村郁郁葱葱的草木、曲折的山路、逐渐破败的屋舍，还有那些质朴纯粹的人们，都让王选魂牵梦萦。所以，他一次次告诉自己：再走一遍麦村那条小路吧，那里的蝉鸣正酣、月儿正圆、梨子正甜、冬雪漫天、春光灿烂……于是，他的一年四季就又过成了故乡麦村的春夏秋冬又一春。

对于大多数离开乡村的80后、90后而言，故乡是辽阔的，这首先取决于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那时，我们奔跑在田间，“把整个童年安放在村子的所有角落”。日子是清苦的，但村庄是有生气的，是热气腾腾的，那时的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然而，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岁月变迁，故乡早已不是我们记忆中的模样。它依然是辽阔的，但是这辽阔中却多了一份寂寥、两分萧瑟，和三分无可奈何。城市的繁华带走了乡村的人气儿，除了逢年过节，你也许已经很难在乡村见到青壮年的身影，能看到的大多是暮色沉沉的老人，王选笔下的祖父、四宝母亲、老田……都是这一群体的一员，他们是仍然固守在农村的边

缘人。当孩子们被裹挟进城市之中，老一辈人却为他们的房子、车子、孩子日夜担忧，他们那一代人有着巨大的苦难和坚韧，“像一只灯盏，为了儿子的光亮，彻夜不不休地熬着自己”，这群边缘人的生存状况是值得关注的。

六指是个例外，他是少数没有离开村庄的年轻人，他懒散、爱清闲，不愿到城里看别人的脸色过活，但他也许会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后的守望者：“我现在不走，除了当神仙，过道遥日子，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给你们把后路守住，万一村里被野猪占领了，你们回来，连个撒尿的地方都没有。”六指的安于现状和坚守未免令人五味杂陈，原来，乡村的落寞，已经足够让人产生这片土地可能会“被野猪占领”的担忧了。

在《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中，王选所书写的不仅是麦村的历史和现在，他同时也在思考未来，他关心的不仅是故乡麦村的出路，更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乡村的出路。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回村躺平”，他们离开了喧嚣的城市，重返乡村，过上了祖辈们每日被鸡鸣唤醒、追着月光入睡的生活。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乡村人口持续不断地流失，提醒着我们仍然有许多人选择背井离乡。

王选说，“我连篇累牍地记录着故乡当下的人和事，是因为我爱这片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我又回不去，也不想回去。”关于故乡，中国一代离乡人的内心应该都如王选一样，是矛盾而分裂的。我们爱故乡，因为它生我

养我，因为它有高山有平原有蓝天，因为它有最亲切最质朴的人们。我们回不去故乡，也不想回故乡，原因也非常简单，在时代浪潮之中，故乡显然已经难以支撑和满足我们更多的需求，“守在村里，靠着薄田，是没有出路的。”况且，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们，恐怕再也难以忍受乡村生活的不便和寂寞。

现实的困境和桎梏使回到辽阔的故乡成为一种奢侈，而远行则成为一种常态。那么，“面对现状，乡村如何发展？它将走向哪里？像我这样愚钝的人，难以回答。我期待着你的回复。毕竟我的故乡麦村，就是你的故乡，也是大地上所有人的万千故乡。”在书的后记中，王选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的，我们拥有同一个故乡，远行的人们也许应当给故乡一个交代。

面对麦村，王选数次提及，“我死了，还是要埋到麦村的……我也搞不清，我那山上有啥好的，山高路远风大，除了莽莽苍苍的群山，就是辽阔如洗的蓝天，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和炫耀。但我就是爱那片土地，死心塌地。”身在异乡，王选能做的，也许只有如过客般的一次次重返，一字一句地记录和回忆麦村的岁月变迁，以及认真而郑重地说出这样一句“埋到麦村”。

那么，同为离乡人的我们呢，关于故乡，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王选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定价：56元

书人书语

作者和读者在书中相逢

2023年我的读书笔记

| 陈建琪 文 |

《古镇随想》是作家张炜的散文集，由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这本书躺在我书柜里好几年了，日前重新阅读，仍有新的感悟。著名出版人张杰对这本书有很高的评价：“《古镇随想》是一本特别能够体现作家张炜思想的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表达了当代一位重要作家之于时代精神背景下的沉思和用心……在一个精神下降、物质主义上升的年代，张炜几乎独自拥有他的诗意城邦与精神之殿，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己的哲学，正是这种哲学拉开了时代与一个作家的距离。”

张炜从十九岁发表第一首诗歌，至今已出版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多部诗集、散文集以及儿童文学作品，作品总量有两千多万字，张炜的文学创作，释放出他动人心魄的巨大能量。

《通往自己的路上》是作家陆梅的新散文集。她从出版社给她的五本样书中，特意送我一本她的签名书，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之珍贵。在《通往自己的路上》书中，陆梅时时在追问，追问历史，追问古人，追问自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尽力地想象，努力地探索。陆梅的文字细腻隽永，在柔软的语言里，时不时地，会流露出她的刚毅与坚硬。

仰望锦城星空，望江楼畔觅诗魂。赵丽宏的《杜甫和草堂》是当代诗人与古代诗人的遥望相对。在赵丽宏眼里，成都是一座文学城市，中国文学星空里的司马相如、卓文君、骆宾王、李白、杜甫、岑参、刘禹锡、薛涛、苏东坡、黄山谷、陆游等伟大诗人，都与成都有过交集。《杜甫和草堂》是“用诗歌串联起诗人生命的律动，并借此还原诗人的创作和生活情景，这样的著述方式既有着直面诗人本然生命状态的坦诚，又巧妙地将作者自己所思所感融入其间”（来颖燕）。赵丽宏通过对古代诗人的追思、怀古，同样也表述了自己的情怀。

《自巴颜喀拉》是作家、诗人何向阳的散文集，2001年3月第一版，何向阳那时还刚三十出头，孤身一人走黄河，三个多月，五千多公里的行程，对于一个女青年来说是何等的不易啊，这简直就是壮举。在黄河边，她听见了牧羊人清脆的羊鞭响，看到黄河的激越与婉约、缠绵与韧性。走马黄河，让她再次领略到这幅地域底层民众地图的细部，这是自然与精神的交融，黄河在她笔下，乃是民族精神的发轫。她在用脚丈量量的同时，更在用心去交换。

徐坤《神圣婚姻》是爱情题材的小说，内容可谓步步惊心，千转百回，给

人以荡气回肠之爽。徐坤从1993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白话》至今正好整整三十年。“年轻时的写作，十分峻急，仿佛有无数力量催迫，有青春热情的鼓荡，所有的明天都是光荣和梦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徐坤所遵循的创作宗旨。

乔叶经过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如今她又以长篇小说《宝水》荣获茅盾文学奖。《宝水》小说从起念到写成用了近八年时间，这个过程，乔叶一边“跑村”“泡村”，一边写作。对乡村长时间的浸泡和观察，乔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丰富细节。这些细节鲜活生动。“细节之中有神灵”。《宝水》里的人物都来自生活，都有原型。作为女人，作为女作家，乔叶不想辜负自己的女性身份。“土”是一种文学资源，乔叶在决定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就决定着它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调性：语言的主体必须来自民间大地。

“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的地方”，乔叶自从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在地理意义上距离故乡越来越远，才更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土气浓郁的河南，既丰产粮食，更丰产文学。随着《宝水》的完成，乔叶对这种土气的开掘和书写也抵达到力所能及的最深的根部。

上架新书

陈霁著
《风吹白羽毛》

四川文艺出版社 72元



作品以岷山深处的白马部落为背景，讲述了白英雄家族几代人的传奇故事。最古老的部族、最封闭的地域，一群距离中国政治舞台最远的小人物，却与国家风云激荡的大历史、大变局息息相关。本书情节紧凑，故事精彩，风情独特浓郁，有史诗般的饱满、厚重和真实。

杨念群著
《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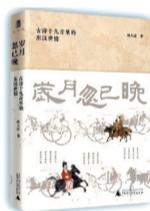
华章同人·重庆出版社 78元



本书摒弃了传统思想史写作仅仅关注具体人物作品的写法，提炼出包括天下观等在内的六大主题。本书以此为纲，围绕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如周礼、九州等，分别总结出十几个不等的核心问题。

胡大雷著
《岁月忽已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8元



本书对《古诗十九首》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解读，挖掘背后有趣的东汉文人故事。作者用细腻流畅的语言，描绘了东汉文人的远游、求学入仕、交游等方面的生活情况，并阐发了东汉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人生来路与归途的反思。

詹姆斯·托姆著，郝福合译
《溯河而行》

上海译文出版社 78元



詹姆斯·托姆，生于印第安纳州，早年做过报业记者与专栏作家。他的小说大多描写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因其对历史资料的详尽调研与对印第安人部族文化的灵动还原而备受赞誉。

百草园书店提供